

福特訪匪的分析批判（上）

丁 匡 華

壹 福特訪匪的經過

美國福特總統的訪匪，原係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季辛吉七訪北平時所商定。當時的情況是蘇俄共黨總書記布里茲涅夫預定於一九七五年六月間訪

美，爲了平衡美俄與美匪之間關係，福特要把他和布魯會議的經過，向共匪說明，因而作出上項決定。不料美俄限核談判僵持，布魯訪美行程一再延展，迄今尚無確期，顯然福特訪匪的原因已不存在。但共匪企圖使美俄關係惡化，並加強其對內鎮反的聲勢，因而亟望福特早日成行，於是透過其駐華府「聯絡處」向美交涉，並邀請季辛吉前往北平協調。殆季氏赴平，匪方却採取欲擒故縱的策略，由鄧小平、喬冠華提出反對美國與蘇俄的「和解」，並由毛澤東親向季辛吉說教，玩弄季氏於股肱之上，俾期改變美國對美匪「關係正常化」態度，迫使美國就範。

季辛吉八訪北平的主要任務，是在安排福特訪匪行程及美匪高層會談實質進行協調，雖則季辛吉與鄧小平、喬冠華的會談是「針鋒相對」，但對福特訪匪仍獲協議，後來由於美方臨時將福

特訪匪日期由六天縮爲四天，引起匪方不滿，曾使原已登機前往北平的美國先遣安全人員，臨時中止出發，後經雙方多次協調，最後始由美匪雙方於十一月十三日同時宣佈福特於十二月一日至五日訪匪，而告正式確定。

福特訪匪的一波三折，變幻不定，從當時國際環境和美國利益上着想，福特殊無重步尼克森後塵往訪大陸的必要。第一、美匪關係已趨僵化，美國在中南半島的慘敗，完全是由共匪對越共、棉共的煽風點火、協助支援的結果，亦即是間民的睡棄，受「水門事件」株連的悄然下台。福

特由副職而扶正，一年多以來平淡無奇，在美俄「和解」中雖曾與俄酋布里茲涅夫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海參威舉行會議，但因美俄限制戰略武器商談之觸礁，使預定於一九七五年六月布魯訪美並未成爲事實，兼之美國經濟問題依然嚴重，福特迄無具體方案防止失業人數之日益增加，實已立的「聯絡處」關係，毫無進展，現在美國正欲之奇蹟，勢將難以如願以償。

其次、美國自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訪匪與共匪發生勾搭關係後，美匪之間關係，迄仍止於強硬的路線，以維持世界領導的時候，福特再沒理由向北平紓尊降貴，移樽就教的必要，而福無進一步之突破。這樣的「聯絡」關係，儘可由美匪雙方駐於對方的「聯絡處主任」就近進行，以及由雙方主管外交事務首長會商解決，自毋庸

辛吉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日在國務院記者招待會上答覆美國廣播記者訪問時指出：「美國與中共之間並不像美國與蘇俄一樣有那麼多的多邊事務，這非我們非把一些訪問或高層會議以及特定的問題，標定的進展連在一起不可。偶而舉行高層會議，亦祇是就國際上一些基本問題交換意見而已」。然而四年以還，我們所看到的祇是美國務卿季辛吉連續八次訪問北平，和美國前總統尼克森飛赴北平「叩門求和」（共匪內部文件稱尼克森訪匪是「叩門求和」），並未看到僞外長和行政首長「官」式訪美，雖然鄧小平、喬冠華曾經去過美國，但前者是代表共匪出席一九七四年四月在紐約舉行之聯合國第六次特別會議，後者是代表共匪出席每年九月的聯合國大會，而共匪第一號頭目毛澤東和第二號頭目周恩來，就根本從未考慮前往美國「報聘」，沒有把美國放在眼裡，現在福特居然再度以美國現任總統身份前往北平訪問，實在是失策之至。

這次福特訪匪，是於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乘專機抵達北平，隨同訪問的正式成員有：總統夫人貝蒂、總統女兒蘇珊、國務卿季辛吉、美駐匪聯絡處主任布希夫婦、行政管理及預算署署長林思夫婦、總統顧問哈特曼、總統助理切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考羅夫特、副國務卿席斯科、總統新聞秘書奈遜、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哈比、國務院政策計劃司司長洛德。在機場迎接的匪酋有：鄧小平、李先念、吳德、李素文、喬冠華、李強、黃鎮、林佳楣等。當晚、

辛吉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日在國務院記者招待會上答覆美國廣播記者訪問時指出：「美國與中共之間並不像美國與蘇俄一樣有那麼多的多邊事務，這非我們非把一些訪問或高層會議以及特定的問題，標定的進展連在一起不可。偶而舉行高層會議，亦祇是就國際上一些基本問題交換意見而已」。然而四年以還，我們所看到的祇是美國務卿季辛吉連續八次訪問北平，和美國前總統尼克森飛赴北平「叩門求和」（共匪內部文件稱尼克森訪匪是「叩門求和」），並未看到僞外長和行政首長「官」式訪美，雖然鄧小平、喬冠華曾經去過美國，但前者是代表共匪出席一九七四年四月在紐約舉行之聯合國第六次特別會議，後者是代表共匪出席每年九月的聯合國大會，而共匪第一號頭目毛澤東和第二號頭目周恩來，就根本從未考慮前往美國「報聘」，沒有把美國放在眼裡，現在福特居然再度以美國現任總統身份前往北平訪問，實在是失策之至。

這次福特訪匪，是於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一日乘專機抵達北平，隨同訪問的正式成員有：總統夫人貝蒂、總統女兒蘇珊、國務卿季辛吉、美駐匪聯絡處主任布希夫婦、行政管理及預算署署長林思夫婦、總統顧問哈特曼、總統助理切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考羅夫特、副國務卿席斯科、總統新聞秘書奈遜、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哈比、國務院政策計劃司司長洛德。在機場迎接的匪酋有：鄧小平、李先念、吳德、李素文、喬冠華、李強、黃鎮、林佳楣等。當晚、

鄧小平在十二月一日晚上為福特舉行的歡迎宴會所作的祝酒詞，首就美匪關係闡稱：「三年多以前，尼克森總統訪『華』（匪）『中』（匪）

會談。下午，毛澤東會見福特等一行，參加會見的有鄧小平、江青、李先念、吳德、李素文、喬冠華、李強、于會泳、黃鎮等匪。同晚，周恩來委託鄧小平主持宴會，歡迎福特夫婦等一行，席上鄧小平和福特先後致祝酒詞。

十二月二日上午，福特與鄧小平舉行第一次會談。下午，毛澤東會見福特等一行，並與福特「在友好的氣氛中，就廣泛的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有意義的交談」，計時一小時又五十分鐘。

十二月三日上午，福特與鄧小平舉行第二次會談。

十二月四日上午，福特與鄧小平舉行第三次會談。當晚，福特舉行告別宴會，福特與鄧小平先後致祝酒詞。

十二月五日上午，福特等一行飛離北平，行前並未與匪方發表「聯合公報」。

貳 美匪歧見的暴露

美國與共匪雖然勾搭了已經四年之久，但雙方之間的歧見，一直是無法協調，季辛吉八訪北平與鄧小平、喬冠華會談的針鋒相對，已經顯示美匪有着「根本上的分歧」，而這次福特與鄧小平在兩次宴會的祝酒詞，雙方各自表明對國際局勢和美匪關係的態度和立場，南轅北轍，無疑是美匪政見又一次的暴露。

鄧小平在十二月一日晚上為福特舉行的歡迎宴會所作的祝酒詞，首就美匪關係闡稱：「三年多以前，尼克森總統訪『華』（匪）『中』（匪）

（）美雙方發表著名的上海公報。這是一個獨特的國際文件，它明確闡述了『中』（匪）美兩國不同的社會制度所決定的政策上的根本分歧，同時也指出了兩國在當今世界上具有許多共同點，其中突出的一點是兩國都不應該謀求霸權，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集團建立霸權的努力。公報為發展『中』（匪）美關係提供了基礎，也指出了方向和目標。這一公報的發表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而且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國際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福特總統就任後不只一次表示將恪守上海公報的各項原則，願為促進兩國關係的發展而努力。對此我們表示歡迎。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符合『中』（匪）美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我們相信，只要認真遵守上海公報的各項原則，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這一願望終將實現」。接着鄧匪對國際形勢提出匪方的看法和主張，鄧匪稱：「當前，擺在『中』（匪）美兩國人民面前的一個更為重大的問題是國際形勢。我們的一個基本看法是：天下大亂，形勢大好。世界上各種基本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和戰爭的因素都在明顯增長。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時代洪流更加高漲。特別是第三世界的興起和壯大，形成了一支不容忽視的、在國際上起着重大作用的力量。另一方面，對於世界霸權的爭奪愈演愈烈，爭奪的戰略重點在歐洲。這樣爭奪下去，勢必導致新的世界大戰。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今天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正是和平經営的最起勁的那個國家。緩和的辭藻掩蓋

不住戰爭危險日益增長的嚴酷現實。山雨欲來風

滿樓，風刮得越來越急了，要阻止也阻止不了。

在這種國際形勢下，關鍵在於執行什麼樣的路線和政策。我們認為，指出戰爭的根源和危險，消除和平幻想，充份動員人民，做為一切準備，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霸權主義並不可怕，它

本質虛弱，欺軟怕硬，它到處擴張就孕育着失敗。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並進而狂妄肆言：「在這方面，『我國』（匪）政府和人民一貫遵循的方針是、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我們依靠的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小米加步槍。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類總是在大風大浪中前進，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對人類的前途充滿樂觀和信心」。

福特即席的祝酒詞，對於美匪關係則稱：

……在上海公報中，我們兩國政府承認『中』（匪）美兩國的社會制度和對外政策有着本質的區別。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還同意，關係正常化

符合我們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會有助於建立一個更加安定的國際秩序。因此，我們確立了某些原則，來指導兩國的發展和我們對國際形勢的看法。『中』（匪）美兩國領導人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採取的行動具有歷史意義。我借此機會，我保證致力於那些最初步驟中所確定的目標和原則，特別是兩國關係的正常化。……

。對於國際形勢，福特則稱：「在國際領域中，我們共同關心的是希望看到世界不被軍事力量或

壓力——即我們在聯合聲明中所說的霸權——所統治

。當然，在爭取達到我們的目標時，我們各自將根據自己在世界上的不同處境和對各自國家利益的理

解來決定自己的政策和做法。四年來，國際形勢發生了許多變化。世界使我們大家面臨危險

，但是也提供了機會。美國將既努力減少危險，也努力探索新的和平機會，而不抱幻想。當前的形勢要求力量、警惕和堅定性。但是，在我們繼續決心反抗任何威脅別人的獨立和幸福的行動的

同時，我們也將繼續努力爭取實現一個更為和平的世界。我期待着我們進行坦率和有益的討論，我們將探索共同點，並且謀求在雙方觀點分歧的

地方增進諒解。本着這種精神，我們將繼續堅定地致力於上海公報的基礎上建立我們兩國正常關係的過程，並且擴大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進行

合作的領域」。

其次，在十二月四日晚上福特的告別宴會上

，福特與鄧小平在祝酒時再度分別表明雙方各自的立場。

福特首稱：「明天上午我們就要離開『中國

』（匪），這是一次有意義的訪問，我同毛主席和鄧副總理進行的範圍廣泛的會談，是友好

、坦率、有實質內容和建設性的。我們討論了我

們的分歧，在兩國具有不同的意識形態，社會和處境的國家間的關係中，存在這些分歧是自然的

。但是我們亦會證實我們具有重要的共同之點。

。但我們的關係雖然還沒有正常化，但却是良好

的。我們的關係將逐漸得到改善。……我相信，

我們的關係雖然還沒有正常化，但却是良好的。我們的關係將逐漸得到改善。……我相信，

通漏我們雙方的努力，我們能夠繼續建立起一種促進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匪）國家利益的關係。在我們的會談中重申，美國保證致力於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完成美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匪）的關係正常化」。接着又稱：「我們的雙邊關係是重要的，但是我們雙方都更加重視我們關係中的國際方面，正是一些共同的認識和共同的利益使我們兩國在四年前走到了一起。

其中一點是雙方同意不對別人稱霸，並且根本反對別人把霸權強加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努力。這一共同看法與共同立場，乃是我們實質關係的詮記。而這種實質關係要比謀求健全而持久關係的情操更為牢固。自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匪）和美國將根據各自對自己國家利益的理解而執行各自的政策和策略。美國堅定地致力於一個大家都享有和平、正義和繁榮的國際秩序。這一擺在我們和世界全人類面前的使命，不是一個輕易即可達成的使命。這個使命既要求有堅定的原則性，又要求有適應具體情況的策略。它要求有國力和運用國力的意志，也要有避免不必要的衝突的審慎態度。它有賴於世界接受和平變遷，以滿足人類謀求進步的熱望。全世界國家都應該致力締造一個持久而公平的國際制度，因此，各國在這一方面的貢獻也必然各別不同。我相信我們本週的討論，已大大的促進了我們對我們雙邊關係和國際情勢所共同負有的目標。這些討論將使我們兩國人民和全世界人類同獲裨益」。

鄧小平在祝酒時則稱：「『中』（匪）美兩

國社會制度不同，我們雙方的意識形態不同，在我們之間自然存在着原則分歧，同時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我們兩國面臨共同關切的問題，也有許多共同點。這次兩國領導人直接交換意見，有助於增進相互了解，有利於促進「中」（匪）美雙方朝着上海公報指明的方向和目標作出努力。雙方一致認為，上海公報是有歷史意義的文件，是「中」（匪）美關係的基礎。事實表明，它今天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

由於以上福特與鄧小平兩次的祝酒詞中，各自傾吐其個別的心聲，我們不難看出美匪分歧的基本所在。

參 福特訪匪的批判

一、美匪歧見的加深

這次福特訪匪，還留北平四天，曾與毛澤東進行一小時又五十分鐘的交談，與鄧小平先後三次舉行共達七小時的會談，雖然福毛的交談謂是「在友好的氣氛中，就廣泛的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有意義的交談」，未見透露其「交談」的具體內容，然而就福特與鄧小平在先後兩次宴會中祝酒詞的表露，就可發現美匪之間的歧見並未因福特之訪而告化除，反之在其雙方的表白中，却顯示其益為加深。從整個記錄看，福特與鄧小平的祝酒詞，是集中於「國際形勢」和「美匪關係正常化」兩個問題上，前者的重點在於美俄的和解，後者的重點在於「台灣問題」。

在國際形勢上，鄧小平則謂「……世界霸權

的爭奪愈演愈烈。……這樣爭奪下去，勢必導致新的世界大戰。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今

天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正是和平經驗的最起勁的那個國家。『緩和』的辭藻掩蓋不住戰爭危險日

益增長的嚴酷現實」，又稱霸權並不可怕，它本質虛弱，欺軟怕硬，它到處擴張就孕育着失敗。

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

（十二月一日晚鄧匪招待福特宴會上的祝酒語）。

福特則說：「在國際領域中，我們共同關心的是希望看到世界不被軍事力量或壓力所統治。

當然，在爭取達到我們的目標時，我們今日將根據自己在世界上不同處境和對各自國家利益的理

解來解決自己的政策和做法。……美國將既努力減少危險，也努力探索新的和平機會，而不抱幻

想。當前的形勢，要求力量、警惕和堅定性，但

是，在我們繼續決心反抗任何威脅別人的獨立和

幸福的行動的同時，我們也將繼續努力爭取實現一個更為和平的世界」（十二月一日福特在鄧小

平歡迎宴會上的祝酒語）。又稱：「美國堅定致

力於一個大家都享有和平、正義和繁榮的國際秩序。這一擺在我們和世界全人類面前的使命，不

是一個輕易即可達成的使命。這個使命既要求有

堅定的原則性，又要求有適應具體情況的策略。它

要求有國力和運用國力的意志，也要有避免不必要的衝突的審慎態度」（十二月四日福特在招待匪方的告別宴會上的祝酒詞）。事實上，鄧小平所云「今天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正是經喚的最起勁的那個國家」，即是指蘇俄而言。所云「『緩和』的辭藻掩蓋不住戰爭的日益增長的嚴酷現實」，就是直言美俄的「和解」並不能中止戰爭危險，和共匪反對美俄「和解」。所云「它本質虛弱，欺軟怕硬，它到處擴張就孕育着失敗，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無疑又是針對蘇俄而發，意謂蘇俄雖擁有新式武器，但並不可恃，最後終將失敗，分明是警告美國不可與蘇俄和解。惟福特並未受鄧小平的影響而改變美國的立場，福特所云「在爭取達到我們的目標時，我們各自將根據自己在世界上的不同處境和對各自國家利益的理解來決定自己的政策和做法。……世界使我們大家面臨危險，但是也提供了機會，美國既將努力減少危險，也努力探索新的和平機會，而不抱幻想」（十二月一日福特在鄧小平歡迎宴會上的祝酒語）。以及「它要求有國力和運用國力的意志，也要有避免不必要的衝突的審慎態度」（福特在十二月四日招待匪方的告別宴會上的祝酒詞），即是表明美國與蘇俄的「和解」政策不變，同時也說明美俄和解對美國與世界和平有裨益，今後仍將繼續進行，並不因共匪的反對有其任何影響。

